

大哥的小屋

□南京 吴晓平

大哥和我住同一小区,但他另有一间小屋,远在威海。

说起这间小屋,也叫哭哭不得。5年前,退休的大哥大嫂经常参加各种低价旅游团,一帮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天南海北地跟着摇小旗的后面一路狂奔。忽一日,一免费旅游团到小区来宣传,说跟着他们去山东威海看房,可以免费游玩海边美景,还可逛农家集市。反正一分钱不花,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就跟他们跑一趟开阔眼界吧。临行前,夫妻俩还相互提醒,我们只是跟着玩的,死活不能被忽悠了,堵紧耳朵,捂好钱袋子。“当时我还发狠,”大哥后来对我说,“我俩互相监督,哪个手痒就剁哪个手!结果到了地头一转悠,导游炫得天花乱坠,立马把我们头绕昏了——30万,当场就把钱交了!”

其实我晓得大哥当时未必就头昏,他买房的本意一来是退休了,听新闻里宣传候鸟式养老,夏天避开火炉南京的高温,去海边避避暑;二来手头上毕竟有几个闲钱,看那边房子便宜,好歹也算有套不动产了,不升值起码保值吧。所以我也很羡慕,不止一次和大哥说,哪次你们再去

威海,我也跟你们去看一看,说不定我也买上一套,我们哥俩搭邻居,互相还有个照应哩!

每回说这话,大哥都打住我的话头,说晓平啊,我们买房是一时冲动,现在后悔死了,你千万别重蹈我的覆辙。假如你真想买的话,唔,我现在半价都可以卖给你——不骗你,就我们那个威海小区,许多外地人买房后悔死了,退也退不掉,墙上到处贴小广告,情愿半价卖房,也没人接盘!

一开始听大哥讲这话,我还以为他是凡尔赛,低姿态炫耀,后来发现小屋真是大哥的一块心病。第一年买房后,大哥大嫂就简单装修,吹吹晾晾第二年好去住。忙了一头汗,第二年去住了,当然还要配上冰箱、电视机,包括大床桌椅……等等,又是一笔不小的花销。第三年再去住,看房车也不肯免费带他们了(晓得他们已经无“潜力”可挖,不是“优质客户”了),只能自己坐长途车,千里迢迢一路颠簸过去。住上两月,想想吃啊玩的,毕竟没有南京方便,而且南京老屋的物业费还要照交,赖在那地方,两头花钱,实在没甚意思,不等秋凉添衣,就早早回来

了。去年因为新冠疫情,本身就不想去,干脆不去算了。今年初大嫂又动了一个手术,看病吃药的,还是南京方便,所以也不去了。再仔细想想,老两口岁数越来越大,今后恐怕也不能去了,所以情愿半价出手。

这间远在几千里外的小屋,对大哥来说,就如同柳宗元笔下的黔之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有,只能放之山下,听天由命了。更让人闹心的是,那边物业还三天两头来电话,催交物业费。我说,如果马上征收房产税,你这多余的房子更不好卖,还要缴税;再说了,房子一年到头空着,也不是个事。我经常读报说新闻,不止一次看见像这种没人住的“鬼屋”小区,常有小偷光顾。虽然无甚可偷,但住在里面吃喝拉撒,甚至偷不到东西,临走在床上撒尿屙屎的泄愤,也够糟心的!

“你罢了可好?”大哥烦恼地瞥我一眼,说,“小屋根本就没有产权,至今房产证都办不下来,还收什么房产税?恨就恨我们这些老糊涂,耳朵根子软,近在眼前的养老都没安排好,远在天边的小屋,小偷要糟就随他糟去吧!”

再游白鹭洲

□南京 欧阳科论

我幼时直至中年,住在白鹭洲公园不远处,常到这里游玩。走过热闹喧嚣的夫子庙,再穿过一条窄窄的古朴的小巷,就来到它的身边。公园不大,土路狭窄且不平整,水面不甚宽阔水质也不佳。但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闹中取静之所,清幽舒朗之境。

白鹭洲公园有一段曲折有趣的历史。最初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赏赐给重臣徐达的私家花园,而后徐达后人将此处扩建并取名“东园”。此后它命运多舛,先是园中美景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毁,而后又在1937年侵华日军的战火中惨遭破坏。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断桥残垣,荒地数亩。1923年,一位商人在此经营茶庐,对小园做了一番整修,在“藕香居”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此地为东园故址”,下联为“其名出太白遗诗”。可窥见公园的历史。1929年,民国政府对旧址修葺时,意外发现墙内有一块镌有此名诗句的石碑。出于对大诗人李白的仰慕遂将此处正式定名为“白鹭洲公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此园做过几次修整,扩大了地域,丰富了设施。

青青的瓦 白白的霜

□山东临清 杨金坤

大雾渐渐散去,从树杈上冉冉升起的太阳,将一缕缕晨光洒在对面的屋顶青瓦上。在阳光的照耀下,整个屋顶银光闪烁。

下雪了?我指着青瓦上茫茫的一片白,问爷爷。爷爷说,没下雪,那是白头霜。“白头霜?”我思索着这个名字,再望望屋顶,看看爷爷的满头银发,那青青的瓦、白白的霜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充满了沧桑感和厚重感。

青青的瓦,弯弯的浅弧,渲染着厚重古朴的黛青。沟瓦是地,瓦头朝上尾朝下;盖瓦是天,瓦尾朝上头朝下,沟瓦和盖瓦凹凸相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迁居别处,便和它作别。几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我早已退休赋闲,这里也旧貌彻底换新颜。2018年仲春,我乘坐画舫夜游十里秦淮,顺着不甚宽阔的河道缓缓前行。忽然画舫进入一段开阔的灯火璀璨的水域,我惊喜讶异。导游告诉我,这里是白鹭洲公园了,怎么回事?原来前几年市政建设者把秦淮河水与白鹭洲水域连通了。画舫穿过一座座装饰一新、形态各异的石拱桥,它们宛如玉带把整个公园连接成梦幻仙境。此次夜游后,我意犹未尽。

今年十月,在秋阳映照下,我穿过烟火气氤氲的夫子庙两度踏进这个文化公园。环顾四周,惊叹真是大变样,脚下的沥青环湖路硬实了、拓宽了。走过一段段林木阴翳的曲径,一拐弯冷不丁就遭逢一截古色古香的回廊、一片郁郁葱葱的竹园、一座敦敦实实的石拱桥、风雨亭……移步换景。我漫步到湖边,抬头见湛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环顾四周,冬青的绿、乌桕的黄、枫叶的红,层林尽染。高大挺拔的乔木,低矮苍翠的菖蒲,参差交错……这些与远处厚重沧桑的古城墙遥相呼应,宛如一

幅多姿多彩的油画。

徜徉其间,除南门外附近热闹点外,整个公园都比较幽静,游客不多,只间或听到清脆的鸟鸣声,让你独享一份自在与闲适。这块面积不足15万平方米的小公园不仅有山、水、城、林自成一体的自然风光,还有独特的历史人文积淀。我特别欣赏在状元桥、烟雨轩旁一段精心布设的壁画墙。十一幅黑白工笔画,为游客描摹了明朝至清初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事件及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所有壁画黑白相间,线条纤细而灵动,所有人物神采飞扬、栩栩如生,一派淡雅清奇!

画廊前是一道狭长的小河沟,水面上铺满晶莹剔透生机勃勃的小小睡莲,与壁画融为一体。我一幅幅细细端详,琢磨驻足良久,仿佛穿越历史,回溯到五六百年前,在心里和他们默默对话。

园中小桥、亭阁临水,影像绰绰;轩阁倚树,苔藓蔽路,逸趣盎然。这里浓郁的明清江南园林风格与夫子庙地区明清风格的建筑群相得益彰,这里的清幽雅致又与市井烟火喧哗的夫子庙相映相衬,真是巧妙绝伦!

瓦的空隙里,筑建过冬的暖巢。青青的瓦如我的爷爷,满脸的沧桑中尽显朴素、睿智。

白白的霜易逝。严霜毒日头,树杈上的太阳越升高,光线越来越强,银色的、带着小羊毛的霜化成了晶莹的露珠,润进瓦里,白白的霜如我,青春年少,转瞬即逝。

宋代诗人陆游在《读〈老子〉》诗中写道:“人生忽如瓦上霜,勿恃强健轻年光。”青瓦覆白霜,虽绚烂精彩,但过于短暂,瞬间消散。生命似霜,人生易老,韶华难再,且行且珍惜。

乐与数晨夕

□南京 曹冬云

搬来现在的居处已四年有余,四年里重复着同一件事——清晨醒来,总是喜欢置身南阳台的花格窗边,守望小院里无畏生长的草木,在四时轮回里观其形、辨其态、思其意、探其奥秘。

有时会不知不觉细数叶抽了几片嫩芽、无花果结了几颗、一架葡萄藤上结出几串葡萄、荠菜是否够采摘一盘、菊花脑啥时开出精巧的黄花,小鸟为什么只啄食成熟的果实却对边上青果熟视无睹?其实还有诸多无法探知的想法和问题,总是没完没了滋生在脑际,这份闲悠悠自乐似的望呆,最终还是在母亲的唠叨声中、在家人碎语中幡然醒悟。

“每天起来牙不刷脸不洗头不梳,就站在阳台望呆,整天数,也不晓得数什么,浪费时间。”母亲一边打太极一边数落我,还未等我回话母亲,却听爱人冷不丁甩过来一句:“她这是在数光阴、数日子。”乍听之下,莫非爱人说我闲得无聊?细细斟酌,领悟出其中真意与诗味,我混沌的思绪也被他这句话悄然点醒,对呀,每天清晨站在窗边,面对一院的草木盛衰、鸟语花开、晨昏迎送,天晴阴雨,总能撩想一些过去的和未来的,总会有一份殷殷期期中执着念想。

自小就在母亲教背唐诗中懵懂长大,对唐诗的喜爱从幼时被母亲带在田间地头,烈日之下背诵着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开始,后来读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对“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记忆尤深,每回想起这两句,脑海中总会浮现幼时画面:母亲戴着草帽,迎着晨曦,扛把锄头走向田间地头,在暮色中踏着夕阳的余

晖归家。纵使很多年以后,每每读到这两句诗,首先想到的不是诗人田园悠居的闲适与旷达,却是盘中粒粒的辛苦和母亲的倦影。

因为屋前的小院,才有了每日清晨的守望。最近又重新开始读五柳先生的诗来,臆想着借小院的草木盛稀来体味一下东晋诗人的田园风情与内心旷达。从前读陶诗,总是错过这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瞬间就被“乐与数晨夕”震撼和迷倒。四年来,日日于清晨倚窗探看,细数闲枝落叶、春花秋果,目送雀鸟啁啾远匿,竟不知自身何为,但总沉醉其中乐而忘忧,如今重新咀嚼玩味,竟是妙不可言,正如爱人说的:在数光阴、数日子。正因为光阴美好,日子平实温暖,为何不数!我的数和陶潜先生的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我们都没有因为这样重复而心生憎恶,喜欢这周而复始的日子,一日尽,盼着再来一次,这是乐!是对庸常而宁静的美好日子期许和希冀。

久居尘缘,总会有千奇百种的磨砺与窒碍网住我们对日子美好的期盼,总会有人对年复一年、单调重复的日子生出厌烦。如果有人憎恨重复,或许正是他生命力衰朽的表现。四季轮回,相反,它依然顾我地重复演示,演绎春秋盛衰、温暖与冷酷,人的一生不也如此。

“乐与数晨夕”,不是生活的矫情,也不是生活的技巧,我认为恰恰是对生活的责任与热爱。光阴和日子都不归我所有,所以,我没有蹉跎的权力,因此,我言光阴可期、日日是好日。

大婶的长寿经

□南京 杨孔柱

大婶今年90多岁,身体不错,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只是眼睛有点花,看书看报要戴200度老花镜。耳朵有一点背,但不需要助听器也能和人交流。她的头脑灵活,每次和大婶拉呱,家事、国事、时事、大事、小事,事无巨细,想到哪讲到哪。大婶说她母亲操劳一生,活到100多岁,什么保健品也没有吃过。她说话时不紧不慢,神情始终安详。

大婶一人独居,两个儿子一个住大婶楼下,一个相隔不远的另一个小区。那天我到婶家时,见茶几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和一副老花镜,拿起来一看,竟是一本武侠小说。大婶真有意思,这么大年岁了,还像青少年一样爱看武侠一类的小说。大婶说她去年看了二、三十本,都是孙女婿从网上订购的。她还饶有兴趣地讲起书里一些情节,紧张、惊险、有趣。大婶笑道,现在每天享清福,书看累了就在家走走、转转,也算是锻炼身体。大婶是1946年入党、1948年

参军的离休干部,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几十年来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我曾问过大婶,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也能那么安然从容么?大婶不紧不慢地说,愈是紧张危险的时刻,愈要临危不惧,从容镇定。她又回忆起70多年前战火中的一些惊险故事。我这才知道她今天的的安详源自何处。我亲眼看到,两年前大叔病故时,大婶虽然悲痛至极,但从未在我们面前掉过一滴眼泪,和平常似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看不出有多大悲伤。

大叔是抗战时期的老兵,十几岁就参加新四军。后来和大婶在一个部队相识、相恋,几十年相濡以沫。两人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就连平时说话交谈也是轻声细语,恩爱如初。

我一直在想:大婶为什么能够这么健康、长寿?大婶为什么能够这样对待人生?“安详”二字或许就是她的“长寿经”。安详是什么?安详就是坚强、淡然;安详也是清心、清静啊!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667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